

## 立秋三候

### □ 秋石

立秋三候——  
白纸黑字，如圣旨  
草木皆荣，五谷皆丰  
只是，暑热未散，我心有余悸  
一个不事稼穡的人  
坐享其成  
我怕，热腾腾的红薯烫手  
青栗刺入我的乳名，难以拔除

秋阳，明晃晃的  
像一把剔骨刀  
踢出一些枯枝败叶以及人间的瘴气  
我纳闷，山坡上的羊呢？

而乡下的祖母  
扔摇着一把旧蒲扇  
自言自语——  
秋老虎也是老虎，凶着呢！

## 雾岛“鱼水情”

### □ 罗幸泉

雾岛的真名叫东福山岛，她不仅地处东海最前沿，是一座远离大陆，交通十分不便的孤岛，而且也是歌曲《战士第二故乡》的发源地。孤岛的山头上驻扎着我们雷达站三十余名官兵，山脚下的山岙渔村里住着十余户渔民，在这里繁衍生息。

上个世纪70年代初，我有幸与她结缘。说实在的，那时岛上的条件十分艰苦，其基本生活物资全靠半月一次的补给船定期补给来维系，用观通站号称“乐天派”的陈老兵的话来说，雾岛是一个来了就骂她、咒她，走了就想她、恋她的怪地方。的确，在这里过日子，关键要过好“三关”：一是缺水关。岛上淡水极为匮乏，大都依靠从大陆补给而成。虽然那时部队已掌握海水淡化技术，但成本太高甚至比柴油还贵，因此，这项淡化技术根本没有使用过一次，所以，“滴水贵如油”也就成了我们这里生活的真实写照。其实，从山上山下房子的结构来看也可见一斑，都是清一色的低矮的平顶房，这固然与防范台风有关，但更多的是方便于积攒雨水。二是潮湿关。雾岛果真名不虚传，山顶上一年中大约有二白天都被浓雾笼罩，稍不注意，被子、衣服和鞋子上都长满了一层厚厚的白毛，甚至出现了山顶上的被子和衣服搬到山脚下来晾晒的“奇观”。三是肠胃关。岛上怪石嶙峋，能种蔬菜的地方少得可怜。有一些小块蔬菜地的土，也是靠岛上的官兵日积月累从大陆捎来的。即便一些地方种上了蔬菜，也往往架不住大风大雨的侵袭和折腾，存活率很低。一旦摊上大风连刮几天的恶劣天气，补给船根本无法正常补给，酱油煮黄豆往住也成了岛上官兵食用的主打菜。因此，许多新上岛的战士经不起这种折腾，出现了肠胃不适和水土不服等问题。

虽然小岛生活艰苦，但军民鱼水情的故事就像《战士第二故乡》歌曲一样，唱了一年又一年，唱得经久不衰，成了这里一道最有暖色的亮丽风景……

一旦遇上连续刮大风的情况，山下渔村的渔民尽管出不了海，但他们都没闲着，纷纷自发地来到山顶上开展慰问活动。有的拎来在海滩边捕捉的新鲜鱼虾和贝壳，有的送上储存好的各种鱼干等，用渔民的话说，为解放军“保护神”帮助解决力所能及的困难，那是他们的分内之责。那种真诚真是令人感动。

当然，岛上官兵也深谙“投桃报李”的道理。到了补给船来岛补给时，全岛简直就像过节一样狂欢。岛上的官兵早就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，凡是淡水补给，首先把渔村的每家每户先补足，然后才向山头运水。当渔村老老小小欢天喜地地拎着大桶小桶的淡水朝家走时，官兵们的脸上都会自发地露出一一种不可言状的喜悦和微笑……

最有趣的是雷达分队长大魏，他在河南老家谈了一个女朋友，谈了三年，感情笃深，原计划春节休假回老家成亲。这个女朋友是个中学教师，挺追求浪漫情趣，不打招呼，趁暑假期间千里迢迢赶到海边，搭乘补给船上了岛，这可难倒了站长和指导员，因为岛上没有多余的房间和床铺。就在这时，渔村的“老支前”黄老伯主动上了门。他告诉大家：他儿子正好在外地做生意，他的新房正好空着，完全可以作为魏分队长的临时新房，同时，也可以沾沾喜气……

离开雾岛虽然五十多年了，但我依旧思念着雾岛，思念着雾岛的一草一石，思念着雾岛军民鱼水情深的点点滴滴……



## 危机四伏的丛林

### □ 龙悦

虑是个活物，会到处寻找标的来攻击。遗忘的旧创，陈年积怨，或者殷殷所求不得，全都是那饕餮所酷嗜。你恨极了大半天，才醒悟又着了它的道，想起焦虑的本质就只是焦虑而已。

你忍耐几日终于外出采买，一出大门就仿佛进入某种灾变现场。空间感大异，不只是因为人踪稀少，那和清晨或深夜的无人街头并不是一回事，而是空间构成的方式有微妙的伸展，原本杳无可察的种种细节全都浮现，慢速播放着倒退的风景。

基因里沉睡万年的古老记忆倏然苏醒，关于猎捕与被猎捕，警觉于所有会动的东西，尤其敏锐察觉从未曾被口罩完整覆盖的脸孔，那是属于敌对部落的面容。口罩是印记，是识别敌我的符号，一如发辫或刺青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。然而真正的敌人弥漫在空气里，猎杀于无形，并非你穴居远祖的敏锐直觉所能防范。

你蹑着手脚走进这危机四伏的丛林，却见人们尽管戒备充足，神情却安乐更胜平时。动物医院的医师把猫输液拿到门外给你，神采奕奕问候猫咪安否。奶茶店店员彼此欢欣交谈，对往来熟客要不要加糖奶冰块的习惯默会于心，利落妥帖地备好递上。面包店老板更是干劲十足，自豪能在这当口提供顾客信赖的服务。就连在超市排队结账的大叔，也焕发着一股沛然莫之能御的求生决心。

你被鼓舞了，好似目睹废墟上勃发的青翠生机，哪怕只是芽尖叶底滴滴汇聚，也终将奔流浩荡开出前路——殊不知乐观的假象吹弹即破，回到家中，那一圈在链条半径内守护的平安结界，本该待着的长辈却全都待不住，跑去打牌的打牌、上山赏花的赏花……

端的是岁月静好，现世安稳。

## 从介溪到介桥

### □ 朝颜

味。有条件的人家都往城里搬，留守的村民们常常望着臭水沟叹息，这老祖先留下的好地方，还能安生住下去吗？

2016年，介桥村民迎来了一个天大的好消息：“臭水沟”要进行大整治了。分宜县投资近两亿元，对入湖口以上的南排水渠采取了全线清淤，新建了三座分散式污水处理点，尤其是在这个地方规划了介溪湿地公园。工程启动后，村民们眼看着周围的环境一点点地发生变化，淤青路铺好了，游步道修起来了，浮游的垃圾不见了，水质肉眼可见的变清澈了。就在净化区和生态区之间，还修建起了一座美观大方的三孔石拱桥，远远望去，竟生出些西湖的韵味来。

我走上宽阔的堤岸，穿过洁白如玉的石拱桥，行走在长长的湖边栈道上。我的左手边是青青的灌木，右手边是蔓生的水草，草木的清新气息一齐朝我的鼻腔涌来。天空中，几朵白云悠闲在地开开合合；水面上，不时掠过一只飞快展翅的大鸟；而我的身边，正漫步着三五个愉快交谈的朋友，一切都让人感觉那么自然，那么美好。

这时，一艘蓝色的小船缓缓地摇了过来。船上站着的，是一名年约五十的男人，只见他不时举起手中的长竹竿网兜，将岸旁的浮游青苔悉数打捞起来，倒进船舱里。他身后的湖面，明显干净了许多。小船靠近后，能看到船舱里还躺着不少死去的贝壳。不用说，这位船夫就是湖面环境的清道夫了。我们和摇船人搭话，他说自己很乐意做这份工作，虽然一个人在水面上打撈，动作单调重复，还得忍受孤单，但看到湖面干净了，心情也舒畅了。

不远处的芦苇荡里，传来野鸭欢快的叫声。我无法亲眼见到它们的身影，但我知道，这偌大的介溪湿地公园，安放有它们的秘密

你恼火，你愤怒，但太清楚再怎么声色俱厉说了也是白搭。你自我隔离，你神经兮兮，上个厕所或去厨房开冰箱也拎着酒精到处喷，没两下就觉得认知失调。你负责感知的右脑执拗认定这日日起居之处，所谓的家，乃是不容置疑的无垢圣域。确实你也已退无可退，手上每喷一下，就把这最后的净土解构掉一块，也把自己跟世间最后的连结涂销去一片。你只好苦守书房，做着那些太平年月里每天都在做的事，读书、写稿、恍神、挂网、耍赖打滚，眼睁睁看着焦虑又出来蚕食你所剩无几的一小方疆土。

一念心起，或许暴走的长辈也只是贪图把口常多延续一些而已。

你站在梅树旁惯常的位子抽烟，眺见楼下远处动静古怪，一只松鼠卧队在电线杆上像是躲迷藏，几只刚离巢的小蓝鹊早已看得分明，不由分说上前骚扰，松鼠遂忙不迭地踩着电线窜走。

抬头处，一只蜘蛛正在牵丝，刚刚开始要结一张网。你知道它也不过是个劳苦的命运，也不过是为着三餐奔忙，你却毫不容情吸饱了烟朝它一口喷去。饶是那蜘蛛再聪明伶俐，骤然遭逢烟火燎，也不能明白是从哪里降来这无端的灾祸，只赶紧抛下一切落荒而逃。你未曾从这恶戏里获得丁点快感，然而心中莫名的愁闷却忽然有了投射的对象。你完全懂得蜘蛛的心境，你不禁对躲在边上惊魂未定的它寄予最深切的同情。

夏天来得好早又好长，这又是个密云不雨的闷热黄昏。

你忽然又瞧见黑板树上那两个圆洞，幽幽杳杳，像是安然酝酿着什么，触手可及似的。但直到下一根烟烧完，也没有什么东西从里面探出头来。

家园。它们在这里生存、捕食、繁衍，小日子别提多自在了。何止野鸭呢，据研究人员监测，每年秋天，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白骨顶鸡会从东北迁徙而来，在这里度过一个温暖的冬天。此外，湿地公园还栖息着白鹭、池鹭、黑水鸡、翠鸟等多种鸟类，简直是一个鸟的天堂。鸟类多是对环境极其敏感的精灵，它们选择在此安家落户，足以证明生态环境很是不错。

沿湖环行，可见一个微型水质自动监测站矗立路旁。它是一个不知疲倦的水质守护神，每天坚持记录下各项数值。在它的身后，一个预埋在地下的排水管道正涌出一股清流，汇入一旁的介溪。侧耳聆听，那激扬的水花多么像在欢喜歌唱。工作人员告诉我，流入湿地公园的污水经过一道道处理，已经达到了地表水Ⅲ类标准。介溪对岸，几只黑母鸡在清浅的溪流边机警地踱来踱去，伸长了尖喙寻觅着食物。河岸上，有一大片碧绿的田野，几头牛或站或卧，悠闲地吃着青草。偶尔有两头牛发起脾气来，作势要以牛角互抵，不一会儿又没事一样散开了。几头牛的身后，有一片茂密的竹林，隐约可见几幢青瓦白墙的生活房。这场景，与我少时所熟悉的乡村生活何其相似。

从出水口往前行，是一条宽阔的沥青路。道路旁边，两排垂柳枝叶相牵，搭成了一道翠绿的拱门。漫步在这宜人的绿拱门中，只觉得神清气爽，简直想放声歌唱。我依然无法想象，这杨柳依依的美景与臭水沟之间的关联，但我由此相信，只要有改变环境的决心和力量，有生态的理念和科学的管理，人们就有理由迎接更美好的生活。

离开介溪湿地公园，我们的下一站是拜访千年古村——介桥村。我在想，从福助到福地，村里的百姓是否早已心安此处，值得拭目以待。

## 游成一尾野生鱼

### □ 李迎春

在我的童年，学游泳是件自然而然的事。

我的家乡滨江临湖，湖泊池塘遍布于城郊村旁。盛夏时节，酷热难当，毒辣的太阳光直射下来，似乎要把人晒化了。而那些汉港就成了孩子们消暑嬉耍的最好去处。乡里的孩子夏天大多时间是泡在水里的，男孩子穿一条短裤，女孩子则多一件花背心。

那时候的孩子游泳技能都是在水里扑腾出来的。小孩模仿大孩子，自己摸索着，掌握游泳技巧。开始双手抱着小木桥的桥墩，两条腿练习上下拍水，偶尔还会摸到菱角，便直接放到嘴里吃了。慢慢地，头闷在水里，双脚扑腾着，双手划动着向前游那么一小段，这已经是游泳的初级阶段了。等到头露出水面，也能自如地游来游去，自然就是学会了。这个过程是不知不觉的，我就是在一个下午，忽然就能够把头露出水面游了，自己都觉得那是个奇迹。兴奋地将水花拍得四溅。

现在常常带着女儿在泳池游泳。

当脚趾轻触那汪澄澈的碧水，一阵清凉瞬间蔓延全身，仿佛有一双温柔的手，轻轻扯去了尘世的纷扰。踏入泳池，世界瞬间换了模样。除了我，便是水。水波荡漾，将灯光折射成无数细碎的银片，在眼前晃动。我划动双臂，向前游去，水从指缝间流过，又在我身后合拢。这感觉与鱼何异？鱼大约也是这般，在水中穿行，不向方向，不计远近。

我想：在水里，我就是一尾鱼。察觉到这种念头，我知道，我对这一汪碧水是有了依恋。

心理学上有一个有趣的现象，叫“曝光效应”，它指的是我们会偏好自己熟悉的事物的一种心理现象，即只要某个事物经常出现就能增加我们对其的喜欢程度。习惯的养成就是基于这样的心理。当我们开始做一件事时，谈不上高兴，也说不上讨厌。可是，一段时间里，不断地重复做这件事时，慢慢地就会喜欢上所做的事。游泳于我便是这样的一个小过程。年前，搬进新居，楼下几步远就是小区会所，会所地下一层有一个恒温室内游泳池。家人们都怂恿我去游泳健身。他们说游泳对人的身体健康特别有益，锻炼身体功能，且不伤膝盖。我置办了游泳的行头（泳衣、泳镜、泳帽），隔三岔五地游起来。

几个月后，泳池里的我，对水的感觉越来越亲切，几天不下水，浑身不自在。

在水里，我与水的对话，是那种纯粹的自由与快乐。水，轻轻托起我，无比温柔地安抚着疲惫困顿的躯体。

严格地说，我是一尾野生鱼，我的泳姿没有受过专门训练，完全是随心所欲。曾有热人劝我，请个教练，规范下动作，会游得更快。我笑着解释，做了几十年的野生鱼，叫我变成一条养殖鱼难度可能比较大，想想都累。游泳，是为了锻炼，也是为了放松。我私心里是害怕被规范的。我们这代人，从小到大到老都一直被规范着，我想着有那么一刻不被规范。

池边有几个孩童在嬉闹，他们的笑声被水波扭曲，传入耳中时已变得模糊不清。我想起幼时也曾如此。

此刻，我在泳池里仰面漂浮，光影与水波在眼前交织着，脑海里重又浮现出童年时那些池塘湖港。那个打水里站起身高呼“我会游了，我会游了”的小男孩，从遥远的记忆里向我游来，慢慢地，我们的身影重叠在一起，成为一条活泼自在的鱼，流动的水与游动的我，和谐地融合在一起，如天马行空。

成为鱼的我，不羡慕天上的飞鸟，当然，天上的飞鸟也不必羡慕我，我们不过是各自享受着各自的快乐。